

真與幻

——讀毛栗子的油畫新作有感

彭鋒 (第 54 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

毛栗子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畫家。從 70 年代的風景，到 80 年代星星時期開始的帶有明顯觀念性的照相寫實，再到 90 年代開始的具有明顯的後現代和東方主義的牆地系列，直到最近這些年發展起來的抽象【花非花】系列，抽象與照相寫實結合的【刮刀】系列和【殘荷】系列，毛栗子在不斷地自我超越。推動這種超越的動力，不是探求藝術真諦的宏大抱負，而是一個畫家的基本要求。我們為什麼要畫畫呢？如果要探求真理，畫畫不如哲學和科學那麼直接；如果要積累財富，畫畫不如實業和買賣那麼有效。畫畫為的是一種樂趣。本來是件好玩的事，結果因為承載過多外在目的而變得艱辛無比，那就違背了藝術的本性。藝術的真諦，不是藝術家們苦苦追求的目的；而是藝術家轉念想通了生活的真諦。死亡是生命的目的，但活著才是生命的真諦。我們附加在繪畫上的那些目的，如同死亡之於活著。畫畫本身的樂趣構成藝術的真諦，如同好好活著構成生命的真諦一樣。

也許我們可以從康得、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等西方大哲那裏找到這種觀點的種種淵源，但是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地道的中國文人畫觀念。差不多一千年之前，蘇軾就提醒人們不要為書畫所累。蘇軾本人酷愛書畫，有一天他突然醒悟：“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生死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按照蘇軾的邏輯，生死是本，書畫是末，如果輕生死而重書畫，那就是顛倒錯謬、舍本求末。在蘇軾眼裏，歷代名家無不為這種顛倒錯謬所累，無不為這種舍本求末所病。我想補充的是，破除這種顛倒錯謬，不僅可以祛病強體，而且可以獲得真正的藝術，即以自身樂趣為目的的藝術。毛栗子畫畫，就是由畫畫的樂趣所支撐。他不斷變化風格，也是追求樂趣所致。畫畫是毛栗子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無趣可以阻止他畫畫。

在給毛栗子帶來樂趣的那些不同風格的作品中，我特別喜歡他的【刮刀】系列和【殘荷】系列。這兩個系列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將抽象與照相寫實結合起來。這種結合，也許算不上毛栗子的首創，但是在毛栗子這裏有了特別的意義。毛栗子生活在誕生齊白石的國家裏，齊白石創造的工筆和寫意結合的樣式，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幾乎家喻戶曉。我們看毛栗子的這類作品時，會自然而然地將它們與齊白石的作品聯繫起來，而不會與國外某某畫家聯繫起來。事實上，啟發毛栗子創造這種樣式的，還真是齊白石。如果我們將毛栗子的這類作品，與齊白石的對照起來解讀，我們就很容易看到藝術家所做的創造性轉換。無論什麼領域包括藝術，徹底的獨創都不太現實，更多的是創造性的轉換。儘管照相寫實技術不是毛栗子的發明，但是如果從齊白石的角度來看，毛栗子用照相寫實技術畫出來的刮刀和樹枝，無疑是對工筆草蟲的推進和超越。儘管抽象不是毛栗子的發明，但是如果從齊白石的角度來看，毛栗子用現代抽象方式畫出來的殘荷和泥牆，無疑是對寫意花卉的推進和超越。從中國藝術史敘事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將毛栗子的這類作品視為齊白石的當代樣式，因為它們與齊白石的作品有類比關係，既相似又不同。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毛栗子的不同所引起的一些新問題。齊白石作品中的工筆和寫意無論多麼不同，它們都可以歸結到繪畫的領域中，也就是說都能夠讓人看出來是畫出來的，因為不管齊白石筆下的草蟲畫得如何精細，它們都不夠逼真，它們都是抽象的產物而不是照相的結果。但是，由於當代藝術中現成品的盛行，由於攝影的普遍加入，齊白石精細的草蟲在當代繪畫中就有可能轉換成現成品的植入和照片的拼貼。因此，不少觀眾將毛栗子作品中的刮刀和樹枝誤以為現成品。當觀眾突然意識到它們是毛栗子用照相寫實技術製作的幻覺效果之後，就會產生一種被欺騙的感覺。這是一種地道的觀畫的感覺。繪畫就是欺騙，這是古希

臘以來無數繪畫大師信奉的信條。觀眾只有產生被欺騙的感覺，才會為眼前的作品所折服。

不過，我所關注的還不是毛栗子用照相技術所製造的幻覺效果。照相寫實已經不再新鮮，對於有經驗的眼光來說，再強烈的欺騙也不容易產生震驚的效果。我所看重的是另一種欺騙，也就是抽象的欺騙。其實，毛栗子作品中的抽象部分並不抽象，它們本身就是真實的現成品。我們在毛栗子作品中看見的泥牆就是真實的泥牆，那些氤氳的顏色就是真實的顏色。一旦我們明白了這層含義，就會產生一種巨大的欺騙感，形成強烈的心理激蕩。在這裏真假、虛實、有無形成的交錯轉換和張力，正是毛栗子作品讓人入迷的地方。

2011年3月6日於北京大學蔚秀園